

## 履处留痕

它是低调的——这座浸润着柔软清澈的富春江，被青山环抱的小镇——安静、素朴，四周大片大片的翠绿和金黄，一览无余地袒露在蓝天下，拥有这样自然美丽、新鲜不败的色彩，它无需张扬。

它是自信的——小镇下辖的十几个村庄，稻香飘千里，茶山绿连绵，竹子、板栗、花生、芋头、樱桃、杨梅……高山深坞，处处藏宝；溪涧幽谷，寸土寸金。

小镇名“百江”，是浙江桐庐境内众多翡翠宝地中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然而，浙江的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多了去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使我对这个小镇过目不忘，真正让我对它肃然起敬的，是这里曾经走出了一位开国将军叶长庚，而更让我怦然心动的，不是将军的头衔，而是这位戎马一生、刚强坚毅的老革命，离开这片土地多年后，却一次又一次地还乡。我在心里问自己，将军的脚步踏遍祖国千山万水，他的心为什么依旧落在百江？

叶将军其实有两个故乡，他真正的出生地，是在距离百江大约两百多公里的开化县中村乡西畈村。父亲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叶樟根，或许是希望儿子像大樟树的根须一样，顽强地扎根在赋予他生命的这片土地上吧？可是谁会想到，迫于生计，父亲自己也没有守住家园，小樟根幼年就跟随父辈迁居桐庐百江冯家村。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帮助父母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八岁给人放牛，十二岁起打零工，小小年纪已尝尽人世间的艰辛。等到长成一个精壮小伙子时，叶樟根去给当地一位大户人家扛活当脚夫，随主人去了广东韶关。

那一年，叶樟根二十三岁，第一次离开百江。

可以说，叶将军的童年、少年、青年，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都是在百江这块土地上度过的，将百江定义为叶将军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无可厚非。可是，回望叶樟根二十三岁之前的人生，几乎全是苦难

## 将军的百江情

袁敏

和屈辱，和他父辈们带他出逃的开化中村乡西畈村一样，百江似乎也没有让他们穷困的生活有所改变。

离家外出给人当脚夫，当然是为了挣一口饭吃，但我相信，在叶樟根生命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不甘被命运摆布，想外出闯荡的欲望和激情！如果说，当年从开化中村西畈到桐庐百江冯家村，是幼小的他跟随父辈迷茫的迁徙；那么，离开百江，远赴韶关，则一定是年轻的叶樟根自主的选择。只是他恐怕不会想到，这一次的出走，会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让他从一个懵懂的乡下小子，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人生的际遇看似偶然，细想想，其实却包含着必然。假如叶樟根仅为为了挣钱填饱肚子，在韶关街头遇见行进中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威武雄壮的国民革命军队伍时，至多也就是看个热闹，并不会在心里掀起波澜；假如他内心没有思考，也不会勇敢地拉住陌生的军人，提出“什么是列强、什么是帝国主义、谁是土豪劣绅、为什么要打倒他们”等一连串看似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问题。偏偏大字不识一个的叶樟根思考了、提出问题、希望寻求答案了，于是，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叶樟根是幸运的，因为回答他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革命军人，而是一位共产党人。当他了解清楚叶樟根的凄苦身世，知道他想甩掉扁担加入部队时，这位共产党人立马带他到招兵登记处报了名。参军后，一位颇有文化的连长还为他改了名。连长说，樟根这个名字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干脆取个谐音，叫“长庚”。“长庚”是天上的一颗星，太阳落山时，它会出现在天上，又明又亮，叫作“长庚星”，你就叫叶长庚吧！从此，一个从山沟沟里跑出来的穷脚夫，不仅成为了一名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叶长庚。

叶长庚真正投奔红军是在192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30年，指挥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战斗，打过无数个硬仗，杀死过无数个敌人，立过无数次战功，身上的伤疤和落下的病痛，都是他显赫的勋章；他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我军部队中历任过大队长、团长、师长、军长、司令员等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叶长庚这位开国将军始终是偏居江西一隅的地方官。但他从未计较或者盘算过自己的官衔大小，在他心里，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不为钱财名利，只为百姓大众。

当我踏上百江的土地，走进设置在一栋古老民居里的“开国少将叶长庚革命事迹陈列馆”时，一瞬间竟有点恍惚。

将军的塑像栩栩如生，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让你觉得将军并没有走远；但陈列馆古民居斑驳的老墙、朽木的门框，又分明告诉你，曾经的故事，已成白云苍狗、沧海桑田。

叶将军没有留下故居，这座名为“欧家厅”的明清老宅，是桐庐县挂牌的历史保护建筑。可以想象，当年从更偏僻穷困的地方迁徙过来的外来户，能在陌生的村庄里有一间栖身的乡间茅舍，已是上苍的眷顾，人既远去，茅舍在岁月烟云中淹没消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百江人心里从未忘记过从这里走出去的叶将军，他们没有花重金重建将军故居，而是选择这座沉淀了百江历史的“欧家厅”，来打造一处呈现将军革命生涯的陈列馆，这份深切的用心和温暖的情感，饱含了百江人对将军无言的爱戴。

叶将军漂泊半世，走南闯北，最终并没有回归故里，其奉献后半生，是没有血缘至亲的江西。共产党人四海为家，党的需要就是他的使命，他义无反顾。可是，将军人在他乡，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忘记这片养育过自己的百江土地！尽管记忆中有不堪回首的辛酸苦难，但更多印在脑海中的，却是这里的青山给他的支撑，绿水给他的抚慰，稻田给他的滋养，村

庄给他的温情……放牛时肚子饿了，漫山遍野的毛栗子可以果腹，没钱买荤腥，溪流里的鱼虾可以解馋；断顿了，满目扬花灌浆的谷穗，不会让你走投无路；遇灾碰坎时，忠厚善良的乡亲们，总有人出手相助。谁说财富仅仅是钱？百江的财富是青山、是绿水、是土地，是自然界的万物生灵，更是老百姓亘古不变的乡情。

将军在1950年、1962年、1971年、1983年，先后四次回到百江。从一个逃离百江，外出谋求生路的穷脚夫，到后来参加革命跟定共产党，再到后来一次次重返故里，在百江山水的怀抱里流连忘返，这期间的心路历程，我们今天或许无从考证，但将军每一次回来，都能看到百江巨大的变化，这肯定是将军希望看到的。有了电灯，盖了楼房，修了马路，造了桥梁，日子在百江人自己手里一寸一寸好起来。让将军无比欣慰的是，百江人从未想要在外为官的叶将军为家乡做些什么，而将军只要回百江，乡亲们却会杀鸡抓鱼，温酒上茶，用当地各种丰盛的土特产，招待归来的游子。

苍翠的青山、碧绿的茶园、金色的稻穗、松黄的谷地……

岁月流转，光阴如梭，社会文明进程的脚步越来越快，世间万象都已不复从前，唯有乡村的美丽，天长地久，就那样默默地静卧在那里。它养育的儿女一批一批地离开，走向城市、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广阔的天地，它没有抱怨；儿女们回来时，它却会张开双臂，无声地拥抱。这就是大地母亲的胸怀，也是多少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人，永远扯不断的乡愁。

让人感怀的是，经历多少枪林弹雨，被血与火淬炼得心坚如钢的叶将军，内心却有着最细腻的柔软，他对百江的牵挂，就像儿子对母亲的思念。

美丽的百江，也拥有大地母亲一样宽广的胸怀，没有索取，只有奉献，这才是生活最本源的质地，也是很久以来，被许多人忘却的东西。

## 踏歌行

## 诗二首

徐正华

## 《长江》

长江对两岸的青山说  
我愿意替你们奔跑  
寂寞化为乌有  
此时天上微光显露

森林发出祥和的鸟语  
暖暖的太阳照耀四周  
花蕊间蝴蝶轻颤  
露珠晶莹透亮  
晨中的一切生命生机勃勃  
天象变幻莫测  
临近中午泪水磅礴

## 《一条古老的河》

镰刀收割金色的稻海  
牛羊贡献乳白的奶香  
中年男性样子闲适  
仿佛过的是世外桃源的生活

一条古老的河  
一样有河的理想  
一样有似火的云霞  
一样沿河而居

坐在河岸的我  
把田野和牧歌藏进心里  
可能是生活的真谛  
人因劳动而快乐一生

## 心香一瓣

## 汤汤文溪

曹香玲

晨曦里的文溪绿道，延展着无数向前的脚印，跃动着生命的气息。

“啾啾”“叽叽”“喳喳”，鸟鸣的乐符跳跃在树枝上、栏杆上和绿道上，伴着哗哗的文溪水声、晨跑者的呼噜声、送孩子上学的叮囔声……一串声响刚落，又一串声响掠过树梢，飘向密密麻麻的树林。

我缓缓地吐气、吸气，深深地将自己融入“浙中绿肺”，仿佛自己是一份清新的空气，或是一颗清亮的露珠。

一条比县城古老得多的文溪，穿城而过，像一条腰带，弯弯的，细细的，给县城增添了妩媚的气息。她发源于大盘山麓，经磐安城区，流入东阳江，并辗转义乌江、婺江、兰江、富春江，经钱塘江注入东海。文溪旁，经过几年的拆迁改造，原来的矮旧老房不见了，一幢幢高楼像巨人般守卫在文溪两岸。

汤汤文溪，散发着“身心两安”的气息。沿文溪从双溪口公园走到昌文塔脚，正常的速度，仅一个小时光景。如约上亲友，慢腾腾地走，不急不慢地聊天；或一个人走，拍拍照，听听音乐，停停脚步。就这样，悠悠的日子，随着文溪一道流走。

我上下班喜欢走路，沿着文溪边的绿道走。看清风从水面而来，带着温柔，滑过我的脸颊，轻抚我心中的沟壑；看清风从花尖而来，带着各种花香，沁入我的心脾，擦亮我岁月的沧桑。

文溪的绿道有两条，一条老的，一条新建的。老的临街，新的近水；老的直来直去，新的有多种造型。每当清晨与傍晚，两条绿道像发了通知，人们纷纷结伴而来。如果想看花看树，那就走老的，可以看清树的纹理、花的香蕊；如果想赏鱼玩水，那就走新的，可以看清鱼的嬉戏、水的姿态。

我更多地走在老绿道上，因为弯度小，变化小，可以任性地迈开大步，甚至微闭双眼走着，寻觅一种“轻若羽翼，自在行走”的感觉，这时我觉得自己是一阵清风，一片云朵。

这种畅快行走的感觉，对于侄女钰来说，忽然觉得特别珍惜。钰是磐安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连续日夜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她再次来到文溪边，畅快地走着，花枝擦着她的衣袖，送她点点的露珠，她快活得像只小兔子。有时她驻足于堤坝旁，那里有垂钓者的背影，有水鸟捉鱼的靓影。

文溪的弧弯处，像慢镜头显现一位颤巍巍的中年人，每挪一小步，移着如木棒的腿，斜着身，低着头，是怕对比常人走路的自怜，还是执意向前的坚强？我想，他一定是后者，因为他时常出现在清晨的文溪边。看他哪怕一点点地挪动，我都觉得他费劲，要付出常人几倍的努力，向前走。我分明看见一棵风中的杨柳，向前挪步。与他擦肩而过时，我放慢脚步，担心带给他一丝风的压力。

当紫薇惊艳于文溪边时，我发觉走路的人更多了。参加“全国万步有约职业人员健走激励大赛”的爱好者们，开启为期100天的健走活动，一个像U盘大小的黄色计步器，记录着他们轻盈的脚步，存储着他们生命的活力。全县有519名队员，爱人与我也在其中。我被编入青春小分队，50岁出头的人，听着青春脚步的铿锵声，增添了几分惶恐，惶恐过后，觉得自己倒也年轻了几分。

青春的活力我们曾有过。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依然会充满活力地向前。夜晚的文溪，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实的灯光，虚的影子，波光像涂抹着七彩颜料，或清晰，或模糊，像我们生命旅程的不同体验。

光与影，文溪与我，让我觉得人生很真实。拥有一捧岁月的沧桑，走在文溪边，我与风一起收获生命的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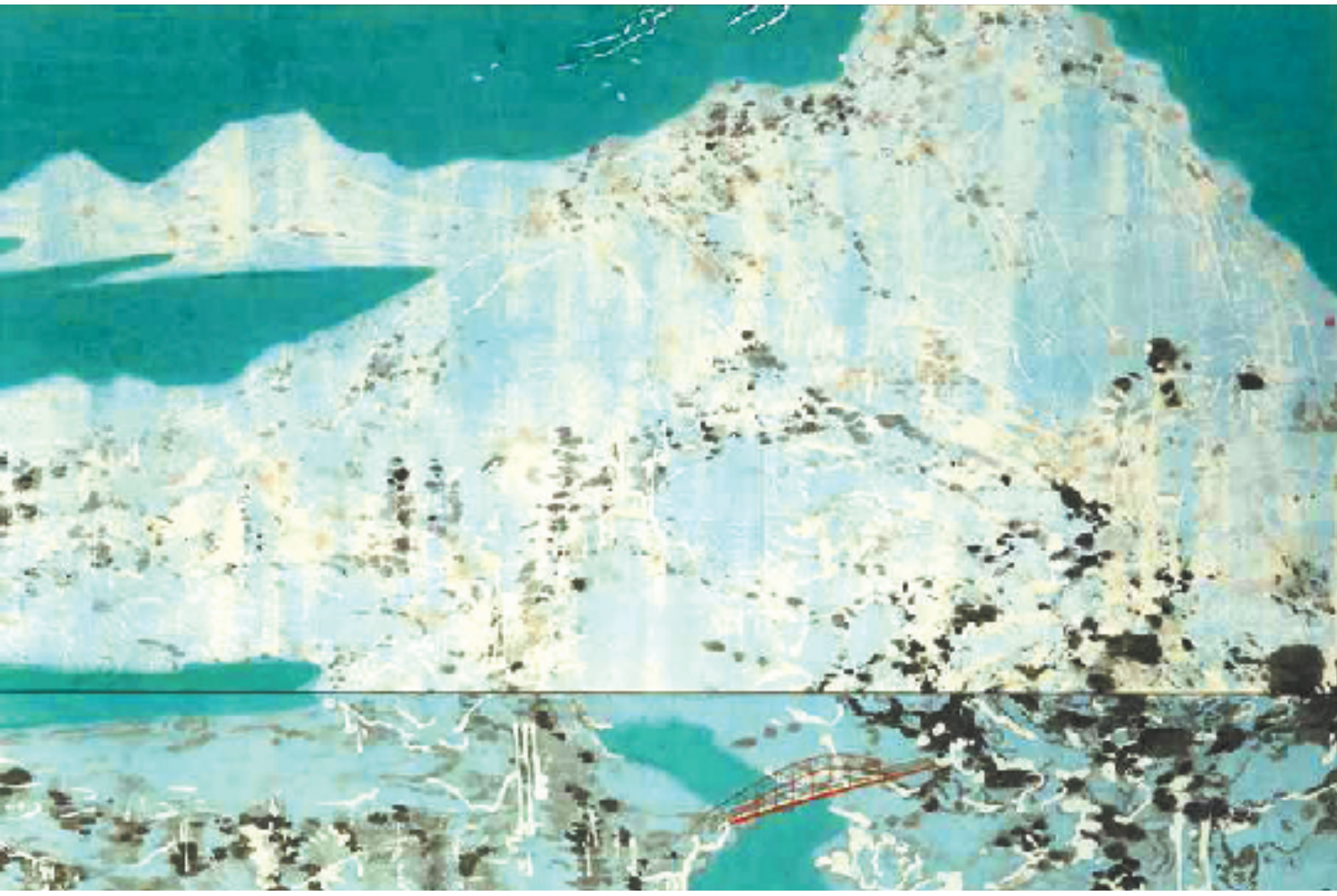
## 艺境

## 《碧水繁花通天堑》

中国画(局部) 沈春妮 作

5月15日至21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主办的“立心培元——新峰人才作品展”在浙江展览馆举行。

此次展出的是42位2020年“新峰人才”的创作成果，分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四大艺术门类，体现了青年艺术家怀抱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初心，抒发了他们的真挚情感，展现了他们的创作才能。



## 文艺评论

## 都市生活与诗化越剧

孙红侠

编者按：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创排的越剧现代戏《钱塘里》最近上演了。关于以女子越剧见长的小百花团“要不要演现代戏，怎么演好现代戏”等话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欢迎探讨和争鸣，期待更多元的戏剧作品呈现于舞台。

都市现实题材的舞台作品，讲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人生，更体现出贴着地面行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近推出的越剧新编现代戏《钱塘里》，不仅是这个具有深厚“诗化越剧”古装戏创作传统与经验的省级专业团体精心推出的现代戏作品，更以舞台形态上的全新面目体现出了时代精神和都市文化的诉求。

《钱塘里》是一出充满了烟火之色和轻灵气质的作品，都市的生存环境与人性光彩在这个简洁明快故事里都能够看到，更为可贵的是这部作品在以艺术的方式映照现实之时，也以艺术的方式提供了社会需要的和谐价值与精神的慰藉。

《钱塘里》的故事与情节并不复杂，既符合戏曲表现的规律，同时也不因简洁而单薄。出场的人物不多，但有都市生活的典型性和群像感。唱词的写作从生活化的原则出发，并未一味追求华美，但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戏曲情境和人物的性情。

《钱塘里》以一个小故事承载了当代都市丰富的社会现实问题，体现了创作者在主旋律创作要求之下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情节的推展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有意识地通过悬念设置的方式展开讲述，迅速地塑造了打工妹方小米和白领陆亚飞等具有典型性的都市女性形象，并借此呈现了一个经过观察与思考提炼过了的都市现实生活图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表现了生活在其中的那些平凡但旺盛，以及因真实和质朴而强大的人们。

《钱塘里》的创排给小百花越剧团提供了另一种发展路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个省级专业越剧团体，通过《西厢记》《陆游与唐婉》等“诗化越剧”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院团风格化发展路线，也给越剧带来了现代形态。

越剧并不缺少现代戏创作经验，如《江姐》《祥林嫂》等，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探索，但对于小百花团来讲，如何在诗化越剧的创作传统之上，寻求新的审美表达；如何以现代戏创作支撑越剧流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如何以新创剧目彰显创作立场与主流价值，都是需要这个院团以创作实践来作出回应的。

《钱塘里》体现了这些思考与实践。这部作品能看到二度创作对“江南都市题材的现代越剧形态”的追求。流派表演设计被当做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支撑，也是演员表演的出发点和起点。

保持这种鲜明的流派表演特色以外，这出戏还将音乐形象的确立以及对越剧音乐现代风格的追求放在重要的位置，“都市面孔”“都市生活”“都市情感”三个戏剧的氛围对应于“都市圆舞曲”“都市小夜曲”“都市奏鸣曲”的音乐形象设计，并以戏曲音乐的方式来完成技术层面上的表达，着力构建越剧现代戏音乐的现代风格，着力于以音乐统摄和综合所有的艺术手段。在此基础上，追求戏曲化。

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是属于现代戏剧形态的。流派、音乐、戏曲化，三大要素抓住了戏曲现代戏舞台呈现的核心，这是《钱塘里》这出戏能让观众耳目一新的根本保证。

这也完成了二度创作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江南都市题材的现代越剧形态”，也表现出了“相知无远近、真诚一家亲”的和谐主题。

总之，《钱塘里》这出讲述都市故事的现代戏，以审美样式的现代感、以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作态度打造了现代形态的越剧，讲述了当代故事、浙江故事，体现了小百花越剧团的创作立场和创作责任，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体现了院团和创作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体现了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的成果。

《钱塘里》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看到更多。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